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四

列傳三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累贈太尉延廣少習射
以挽強見稱梁開平中鄧王朱友誨節制于陝召置麾下
友誨坐謀亂延廣竄而獲免後事華州連帥尹皓皓

引薦列校隸于汴軍從王彥章拒莊宗于河上及中都之敗彥章見擒而延廣被數創歸于汴唐天成中明宗幸夷門會朱守殷拒命尋平之延廣以軍校連坐將棄市高祖時為六軍副使掌其事見而惜之乃密遣遁去尋收為客將及張敬達之圍晉陽高祖付以戎事甚有干城之功高祖卽位授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遙領果州團練使轉檢校太保領夔州節度使四年出鎮滑臺五年加檢校太保移鎮陝府六年召為侍衛馬步

都虞候移鎮河陽七年轉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尉其年夏高祖晏駕延廣與宰臣馮道等承顧命以少帝為嗣既發喪都人不得偶語百官赴臨未及內門皆令下馬由是有驕暴之失少帝既嗣位延廣獨以為己功尋如同平章事彌有矜伐之色朝廷遣使告哀契丹無表致書去臣稱孫契丹怒遣使來讓延廣乃奏令契丹迴國使喬榮

契丹國志先是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遼遼帝以為回國使置即大梁至

是景延廣說帝囚榮于獄凡遼國貿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遼國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歸之

告戎王曰先帝則北朝所立今上則中國自策為隣為
孫則可無臣之理且言晉朝有十萬口橫磨劍翁若要
戰則早來他日不禁孫子則取笑天下當成後悔矣由
是與契丹立敵干戈日尋初高祖在位時宣借楊光遠
騎兵數百延廣請下詔遣還光遠由此忿延廣怨朝廷
遣使汎海搆釁天福八年十二月契丹乃南牧九年正
月陷甘陵河北儲蓄悉在其郡少帝大駭親率六師進
駐澶淵延廣為上將凡六師進退皆出冒臆少帝亦不

能制衆咸憚而忌之契丹旣至城下使人宣言曰景延
廣喚我來相殺何不急戰一日高行周與蕃軍相遇于
近郊以衆寡不敵急請濟師延廣勒兵不出是日行周
幸而獲免及契丹退延廣猶閉柵自固士大夫曰昔與
契丹絕好言何勇也今契丹至若是氣何憊也時延廣
在軍毋凶問至自潼淵津北移于津南不信宿而復莅
戎事曾無戚容下俚之士亦聞而惡之時有太常丞王
緒者因使德州迴與延廣有隙因誣奏與楊光遠通謀

遣吏繫于麾下鍛成其事判官盧億累勸解不從尋有
詔棄市時甚寃之少帝還京嘗幸其第進獻錫賚有如
酬酢權寵恩渥為一朝之冠俄與宰臣桑維翰不協少
帝亦憚其難制遂罷兵權出為洛都留守兼侍中由是
鬱鬱不得志亦意契丹強盛國家不濟身將危矣但縱
長夜飲無復以夾輔為意

宋史盧多遜傳父億景德廣
鎮天平表億掌書記留守西

路又為判官時周用寇乏取民財以助軍河南府留守
二十萬緡延廣欲並緡以圖羨利增為三十七萬緡億
諫曰公位兼將相既富且貴今國帑空竭不已
而取資于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廣乃慚而止

開運三

年冬契丹渡濬水詔遣屯孟津將戒途由府署正門而出所乘馬騰立不進幾墜于地乃易乘而行時以為不祥之甚及王師降契丹延廣狼狽而還時契丹主至安陽遣別部隊長率騎士數千與晉兵相雜趨河橋入洛以取延廣戒曰如延廣奔吳走蜀便當追而致之時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契丹既奄至乃與從事閻丕輕騎謁契丹主于封兵與丕俱見繫焉

遼史將軍康祥執景延廣來獻延

廣曰不臣之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亦為縲囚契丹

釋之因責延廣曰致南北失歡良由爾也乃召喬榮質證前事凡有十焉始榮將入蕃時紹延廣云其恐忽忘所達之語請于翰墨延廣信之乃命吏備記其事榮亦檢巧善人者也慮他日見詰則執之以取信因匿其文于衣中至是延廣始以他語抗對榮乃出其文以質之延廣頓為所屈每一事則受牙籌一莖此契丹法也延廣受至八莖但以面伏地契丹遂咄之命鑠延廣臂將送之死北土是日至于陳橋民家草舍延廣懼燔灼之

害至夜分伺守者怠則引手自扼其吭尋卒焉雖事已

窮頓人亦壯之時年五十六

東都事畧營居潤嘗為樞密院小吏景德廣畱守西

京補為右職契丹犯京師以兵圍延廣家故吏悉避去居潤為全護其家時論頗稱之

漢高祖登

極詔贈中書令延廣少時嘗泛洞庭湖中流阻風波檣

且折衆大恐頃之舟人指波中曰賢聖來護此必有貴人矣尋獲濟焉竟位至將相非偶然也

李彥韜太原人也少事邢州節度使閻寶為皂隸寶卒

高祖收于帳下及起義以少帝留守北京因畱彥韜為

腹心厯客將牙門都校以纖巧故厚承委用及少帝嗣位授蔡州刺史入為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未幾遙領壽州節度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俄改陳州節度使典軍如故每在帝側升除將相但與宦官近臣締結致外情不通陷君子危亡之地嘗謂人曰朝廷所設文官將何用也且欲澄汰而除廢之則可知其輔弼之道也及契丹犯闕遣少帝于開封府一日少帝遣人急召彥韜將與計事彥韜辭不赴命少帝怏恨久之其

負國辜君也如是及少帝北遷戎王遣彥韜從行泊至
蕃中隸于國母帳下永康王舉兵攻國母以偉王為前鋒國
母發兵拒之以彥韜為排陣使彥韜降于偉王偉王置之
帳下其後卒于幽州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縣人也父行簡假薊州玉田令
希崇少通左氏春秋復癖于吟詠天祐中劉守光為燕
帥性慘酷不喜儒士希崇乃擲筆以自效守光納之漸
升為裨將俄而守光敗唐莊宗命周德威鎮其地希崇

以舊籍列于麾下尋遣率偏師守平州案巴堅南攻陷其城掠希崇而去案巴堅詢希崇乃知其儒人也因授元帥府判官後遷盧龍軍行軍司馬繼改蕃漢都提舉使天成初契丹平州節度使盧文進南歸契丹主以希崇繼其任遣腹心總邊騎三百以監之希崇莅事數歲契丹主漸加寵信一日登郡樓私自計曰昔班仲升西戎不敢擅還以承詔故也我今入關斷自胷臆何恬于不測之地而自滯耶乃召漢人部中之翹楚者曰我陷

身此地飲酪被毛生不見其所親死為窮荒之鬼南望山川度日如歲爾輩得無思鄉者乎部曲皆泣下沾衣且曰明公欲全部曲南去善則善矣如敵衆何

歐陽史作麾下

皆言兵多不可俱亡因勸希崇獨去

希崇曰俟明日首領至牙帳則先擒

之郭丹無統領其黨必散且平州去王帳千餘里待報至徵兵踰旬方及此則我等已入漢界深矣何用以衆少為病衆大喜是日希崇于即齋之側坎隙地貯石灰明旦首領與羣從至希崇飲以醇酒數鍾既醉悉投于

灰穽中斃焉其徒營于北郭遣人攻之皆潰圍奔去希
崇遂以營內生口二萬餘南歸唐明宗嘉之授汝州防
禦使希崇旣之任遣人迎母赴郡母及境希崇親肩板
輿行三十里觀者無不稱歎歷二年遷靈州西使留後
先是靈州戍兵歲軍糧經五百里有剽攘之患希崇乃
告諭邊士廣務屯田歲餘食大濟璽書褒之因正授旄
節清泰中希崇厭其雜俗頻表請覲詔許之至闕未久
朝廷以安邊有聞議內地處之改邠州節度使及高祖

入洛于契丹方有要盟盧其為所取乃復除靈武希崇
歎曰我應老于邊城賦分無所逃也因鬱鬱不得志久
而成疾卒于任時年五十二希崇自小校累官至開府
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三厯方面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
戶賜靖邊奉國忠義功臣亦人生之榮盛者也歐陽史
贈太師
希崇素朴厚尤嗜書莅事之餘手不釋卷不好酒樂不
蓄姬僕初寒盛暑必儼其衣冠廝養之輩未嘗聞褻慢
之言事母至謹每食必侍立俟盥漱畢方退物議高之

性雖仁恕或遇姦惡則嫉之若仇在邠州日有民與郭氏為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懷房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郭氏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物助而訟之前後數鎮不能理遂成疑獄希崇覽其訢判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止稱假子孤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頗為傷害名教安敢理認田園其生涯並付親子所訟人與朋姦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服其明希崇

亦善觀象在靈州日見月掩畢口大星經月復爾乃歎
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月再掩之吾其終歟果卒于郡子
仁謙為副厯引進副使

王庭盾字紹基其先長安人也祖處存定州節度使父
勣晉州節度使庭盾唐莊宗之內表也性勇剽狡捷鷹
瞬隼視喑鳴毗睚則挺劍而不顧少為晉陽軍校以攻
城野戰為務暑不息嘉樹之蔭寒不處密室之下與軍伍
食不異味居不異適故莊宗于親族之中獨加禮遇莊

宗明宗朝累厯貝忻密澶濕相六州刺史國初范延光據鄴稱亂高祖以庭胤累朝宿將詔為魏府行營中軍使兼貝州防禦使城降賞勞授相州節度使尋移鎮定州節度使處直則庭胤之叔祖也處直為養子都所篡時北走契丹契丹納之至是契丹遣使諭高祖云欲使王威襲先人土地如我蕃中之制高祖答以中國將校自刺史團練防禦使序遷方授旄節請遣威至此任用漸令升進乃合中土舊規戎王深怒其見拒使人復報

曰爾自諸侯為天子有何階耶高祖畏其滋蔓則厚賂力拒其命契丹怒稍息遂連升庭庑俾鎮中山且欲塞其意也少帝嗣位改滄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尉開運元年秋卒于位年五十四贈中書令有子五人長曰昭敏仕至金吾將軍卒

史匡翰字元輔鴈門人也父建瑋事莊宗為先鋒將敵人畏之謂之史先鋒累立戰功唐書有傳匡翰起家襲九府都督歷代州遼州副使檢校太子賓客同光初為

嵐憲朔等州都遊奕使改天雄軍牢都指揮使再加
檢校戶部尚書領潯州刺史天成中授天雄軍步軍都
指揮使歲餘遷侍衛彰聖馬軍都指揮使高祖有天下
改授檢校司空懷州刺史其妻魯國長公主卽高祖之
妹也尋轉控鶴都揮使兼和州刺史駙馬都尉俄授
檢校司徒鄭州防禦使未幾遷義成軍節度滑濮等州
觀察處置管內河隄等使丁母憂尋起復本鎮

案陶穀撰匡翰

碑文云圃田待理漢殿掄才功臣旌國佐之名出守奉
專城之寄蓋鄭州卽在義成軍管內匡翰雖遷官不離

本鎮也

匡翰剛毅有謀畧御軍嚴整接下以禮與部曲語

未嘗稱名歷數郡皆有政聲

陶穀碑文云齊璵峻而金鼓嚴麻案宣而曲禮出控

梁苑之西郊殷孚威望撫國僑之遺俗綽有政聲

尤好春秋左氏傳每視政之

暇延學者講說躬自執卷受業焉時發難問窮于隱奧

流輩或戲謂史三傳旣自端謹不喜人醉幕客有關徹

者狂率酣醬一日使酒怒目謂匡翰曰明公昔刺羣懷

與徹主客隨至事無不可今領節鉞數不相容且書記

趙礪險詖之人也脅肩諂笑黷貨無厭而明公待之甚

厚徹今請死近聞張彥澤鬻張式未聞匡翰斬關徹恐
天下談者未有比類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其
寬厚如此天福六年白馬河決匡翰祭之見一犬有角
浮于水心甚惡之後數日遘疾而卒于鎮年四十詔贈
太保子彥容厯宮苑使湊單宿三州刺史

梁漢顥太原人也少事後唐武皇初為軍中小校善騎
射勇于格戰莊宗之破劉仁恭王德明及與梁軍對壘
于德勝皆預其戰累功至龍武指揮使檢校司空梁平

授檢校司徒濮州刺史同光三年魏王繼岌統軍伐蜀以漢顯為魏王中軍馬步都虞候天成初授許州馬兵畱後檢校太保尋為邠州節度使歲餘加檢校太傅充威勝軍節度唐鄧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在鎮二年移鎮許州長興四年夏以眼疾授太子少師致仕高祖素與漢顯有舊及卽位之初漢顯進謁再希任使除左威衛上將軍天福七年冬以疾卒于洛陽年七十餘贈太子太保

楊恩權邠州新平人也梁乾化初為軍校貞明二年轉
弓箭指揮使檢校左僕射累遷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
宗平梁補右廂夾馬都指揮使天成初遷右威衛將軍
加檢校司空會秦王從榮鎮太原明宗乃以馮贇為副
留守以恩權為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幼
驕狠不親公務明宗乃遣紀綱一人素善從榮者與之
遊處俾從容諷導之嘗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
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處長更宜自勵勿致聲

聞在河南之下從榮不悅因告思權曰朝廷人皆推從
厚共非短我吾將廢棄矣思權曰請相公勿憂萬一有
變但思權在處有兵甲足以濟事乃勸從榮招置部曲
調弓礪矢陰為之備思權又謂使者曰朝廷教君伴相
公終日言第賢兄弱何也吾輩苟在豈不能與相公為
主耶使者懼告贊贊乃密奏之明宗乃詔思權赴京師
以奏王之欲亦弗之罪也長興末為右羽林都指揮使
遣戍興元閔帝嗣位奉詔從張虔釗討鳳翔泊至岐下

思權首倡倒戈以攻虔釗尋領部下軍率先入城謂唐末帝曰臣旣赤心奉殿下俟京城平定與臣一鎮勿置在防禦團練使內乃懷中出紙一幅謂末帝曰願殿下親書臣姓名以志之末帝命筆書可邠寧節度使及卽位授推誠奉國保義功臣靜難軍節度邠寧慶衍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保清泰三年入為右龍武軍統軍高祖卽位除左衛上將軍進封開國公天福八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贈太傅

尹暉魏州人也少以勇健事魏帥楊師厚為軍士唐莊宗入魏擢為小校從征河上每于馬前步闕有功莊宗即位連改諸軍指揮使天成長興中領數郡刺史累遷嚴衛都指揮使唐應順中王師討末帝于岐下暉與楊思權首歸末帝約以鄴都授之末帝卽位高祖入洛嘗遇暉于通衢暉馬上橫鞭以揖高祖高祖忿之後因謁謂末帝曰尹暉常才以歸命稱光陛下欲令出鎮名藩外論皆云不當末帝乃授暉應州節度使高祖卽位改

右衛大將軍時范延光據鄴謀叛以暉失意密使人齎蠟彈以榮利啖之暉得延光文字懼而思竄欲汧汴水奔于淮南高祖聞之尋降詔招喚未出王畿為人所殺子勲事皇朝累厯軍職遷內外馬步都軍領見為郢州防禦使

李從璋字子良後唐明宗皇帝之猶子也少善騎射從明宗厯戰河上有平梁之功唐同光末魏之亂軍迎明宗為厯戰璋時引軍自常山過邢人以從璋為留後

踰月明宗卽位受詔領捧聖左廂都指揮使時天成元年五月也八月改大內皇城使加檢校司徒彰國軍節度使賜錫忠建策興復功臣族以達靼諸部入寇從璋率麾下出討一鼓而破有詔褒之三月四月移鎮滑臺時明宗駐蹕于大梁從璋嘗召幕客謀曰車駕省方藩臣咸有進獻吾為臣為子安得後焉欲取倉廩羨餘以助其用諸君以為何如內有賓介白曰聖上寬而難犯行宮在近忽致上達則一幕俱罹其罪從璋怒翌日欲

引弓射所言朝廷知之改授右驍衛上將軍長興元年十月出鎮陝州二年五月遷河中節度使三年就加檢校太傅賜忠勤靜理崇義功臣四年五月制封洋王是歲明宗厭代閔帝嗣位尋受命代潞王于岐下會潞王舉兵入洛事遂寢高祖卽位之元年十二月授威勝軍節度使封隴西郡公二年九月終于任年五十一鄧人為之罷市思遺愛也詔贈太師從瑋性貪黷懼明宗嚴正自滑帥入居環衛之後以除拜差跌心稍悛悟後厯

數鎮與故時幕客不足者相遇無所憾焉蒲陝之日政
有善譽改賜忠勤靜理之號良以此也及高祖在位愈
畏其法故沒于南陽人甚惜之亦明宗宗室之白眉也
子重俊

重俊唐長興清泰中歷諸衛將軍高祖即位遙領池州
刺史少帝嗣位授虢州刺史性貪鄙嘗為郡人所訟下御
史臺抵賊至重太后以猶子之故救之乃歸罪于判
官高獻止罷其郡未幾復居環列出典商州商民素貧

重俊臨之剗剥幾盡復御家不法其奴僕若履湯蹈火
忤其意者或鞭之或刃之又殺從人孫榮漢掠其妻及
受代歸洛漢榮母燕氏獲其子婦以訴于府尹景延廣
牙將張守英謂燕曰重俊前朝枝葉今上中表河南尹
其何以理不若邀其金帛私自和解策之上也燕從其
言授三百緡而止後以青衣趙滿師因不勝楚毒踰垣
訴景延廣云重俊與妹私姦及前後不法事延廣奏之
詔遣刑部郎中瑜鞠之盡得其實併以穢跡彰露而賜

死于家

李從溫字德基代州崞縣人後唐明宗之猶子也明宗
微時從溫執僕御之役後養為己子及歷諸藩署為牙
校命典廢庫唐同光中奏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
騎常侍累加檢校司空充北京副留守明宗即位授安
國節度使檢校司徒長興元年四月八為右武衛上將
軍是歲復出鎮許田明年移北京留守加太傅四年正
月改太平軍節度使五月制封兗王十一月移鎮定州

兼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尋又移鎮常山清泰中加同平章事改鎮彭門高祖即位之明年就加侍中七年加兼中書令八年再為許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趙國公累加食邑一萬戶實食封一千二百戶開運二年改河陽三城節度使三年二月卒于任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隴西郡王從溫始以明宗本枝歷居藩翰無文武才畧資濟代之用凡臨民以漁利為急在常山日覩牙署池潭凡十餘頃皆立木為岸而以修篁環之從溫曰

此何用為悉命伐竹取木鬻于列肆獲其直以實私帑
馬高祖即位從溫時在兗州多創乘輿器服為宗族切
戒從溫弗聽其妻關氏素耿介一日厲聲于牙門云李
從溫欲為亂擅造天子法物從溫敬謝悉命焚之家無
貲累關氏之力也後以多畜駝馬縱牧近郊民有訴其
害稼者從溫曰若從爾之意則我產畜何歸乎其昏愚
多此類也高祖性至察知而不問少帝嗣位太后教曰
吾只有此兄慎勿繩之故愈加姑息以致年逾耳順終

于牖下乃天幸也

張萬進突厥南鄙人也祖拽斤父臘萬進白皙美髯少
而無賴事唐武皇以騎射著名攻城野戰奮不顧命嘗
與梁軍對陣持銳首短刀躍馬獨進及兵刃既利則易
以大鎚左右奮擊出沒進退無敢當者唐莊宗明宗素
憐其雄勇復獎其戰功故累典大郡天成長興中歷威
勝保太兩鎮節制高祖有天下命為彰義軍節度使所
至不治政由羣下洎至涇原凶恣彌甚每日于公庭列

大鼎烹肥豸割截方寸以噉賓佐皆流淚不能大嚼俟
其他顧則致袂中又命巨觥行酒辭則辱之乃有持杯
偽飲塞領裒而納之者既沉湎無節惟婦言是用其妻
與幕吏張光載干預公政納錢數萬補一豪民為捕賊
將領兵數百人入新平郡境邠帥以其事上奏有詔詰
之光載坐流罪配于登州天福四年三月萬進疾篤月
餘州兵將亂乃詔副使萬庭圭委其符印記室李昇素
憾凌虐知其將亡謂庭圭曰氣息將奄不保晨暮促移

就第豈不宜庭圭從之萬進尋卒遂以藍輦祕屍而出卽馳騎而奏之詔命既至後發喪其妻素狠戾謂長子彥球曰萬庭圭逼迫危病驚擾而死不手戮之奚為生也庭圭聞之不敢徃弔萬進假殯于精舍之下至轎車東轅凡數月之間郡民數萬無一饋奠者為不善者衆必棄之信矣夫

史臣曰延廣功扶二帝任掌六師亦可謂晉之勲臣矣然而昧經國之遠圖肆狂言于強敵卒使邦家蕩覆寓

縣丘墟書所謂惟口起羞者其斯人之謂歟彥韜旣負
且乘任重才微盜斯奪之固其宜矣希崇蔚有雄幹老
于塞垣未盡其才良亦可惜楊尹二將因倒戈而仗鉞
豈不義士之所為其餘蓋以勲以親咸分屏翰惟萬進
之醜德又何假于譏焉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攷證

晉列傳三景延廣傳契丹迴國使喬榮 榮歐陽史作
瑩迴國使通鑑作迴圖契丹國志仍從是書作迴國
時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 案宋史替居潤傳晉室
將亡景延廣委其族自洛赴難與是書異

詔贈中書令 案歐陽史作贈侍中

張希崇傳守光敗唐莊宗命周德威鎮其地希崇以舊
籍列于麾下尋遣率偏師守平州 案歐陽史作劉

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為偏將將兵守平州
是守光未敗即守平州非為德威所遣也與是書異
希崇遂以管內生口二萬餘南歸 案遼史天顯元年
七月盧龍行軍司馬張崇叛奔唐疑希崇在遼祇名
崇歸唐後始加希字也然希崇歸唐在遼太宗時而
遼史繫于太祖紀又希崇本繼盧文勝而遼史書其
降在盧國用歸唐之前年月皆舛誤

及高祖入洛與契丹方有要盟慮為其所取乃復除靈

武 紫通鑑作帝與契丹修好慮其復取靈武

王庭胤傳累厯貝忻密澶隰相六州刺史 紫歐陽史

不載相州

李從璋傳二年五月遷河中節度使三年就加檢校太
傳 案從璋為河中節度以代安重誨也五代史關
文從璋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曰太傅過禮據此
傳從璋至三年始檢校太傅徙鎮河中時不應先稱
為太傅

案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五

列傳四

桑維翰字國僑洛陽人也父拱事河南尹張全義為客將維翰身短面廣殆非常人既壯每對鑑自歎曰七尺之身安如一尺之面由是慨然有公輔之望

三楚新錄
馬希範入

觀塗經淮上時桑維翰旅遊楚泗間知其來遽謁之曰
僕聞楚之為國挾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可謂卑也加
以利盡南海公室大富足下之來也非傾府庫之半則
不足以供芻粟之費今僕貧者敢以萬金為請惟足下
濟之希範輕薄公子觀維翰形短而腰長語魯而且醜
不覺絕倒而笑既而與數百縑維翰大怒拂衣而去

性明惠善詞賦

春渚紀聞桑維翰試進士有司嫌其姓
默之或勸勿試維翰持鐵硯示人曰鐵

硯穿乃改業著日
出扶桑賦以見志

唐同光中登進士第

洛陽縉紳舊聞
記桑魏公父拱

為河南府客將桑魏公將應舉父乘間告齊王張全義
曰某男粗有文性今被同人相率欲取解俟王旨齊王
曰有男應舉好可令秀才將卷軸來魏父之父趨下再
拜既歸令子侵早投書啓獻文字數軸王請見魏公父
教之趨階王曰不可既應舉便是貢士可歸客司謂魏
公父曰他道路不同莫管他終以客禮見王一見奇之

禮遇頗厚是年王力言于當時儒臣由是擢上第

高祖領河陽辟為掌書記歷

數鎮皆從及建義太原首預其謀復遣為書求援于契

丹果應之俄以趙德鈞發使聘契丹高祖懼其改謀命

維翰詣幕帳述其始終利害之義其約乃定

通鑑趙德鈞以金帛

賂契丹主云若立已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强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彊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殉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

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況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二三其命使人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于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及高祖建號制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尋改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充樞密院使高祖幸夷門范延光據鄴叛張從賓復自河洛舉兵向闕人心恟恟時有人候于維翰者維翰從容談論怡怡如也時皆服其度量

及楊光遠平鄴朝廷慮兵驕難制維翰請速散其衆尋
移光遠鎮洛陽光遠由是怏怏上疏論維翰去公徇私
除改不當復營邸肆于兩都之下與民爭利高祖方姑
息外將事不獲已因授維翰檢校司空兼侍中出為相
州節度使時天福四年七月也先是相州管內所獲盜
賊皆籍沒其財產云是河朔舊例及維翰作鎮以律無
明文具事以奏之詔曰桑維翰佐命功全臨戎寄重舉
一方之往事合四海之通規況賊盜之徒律令具載比

為撫萬姓而安萬國豈忍罪一夫而破一家聞將相之
善言成國家之美事既資王道實契人心今後凡有賊
人准格律定罪不得沒納家貲天下諸州皆准此處分
自是劫賊之家皆免籍沒維翰之力也歲餘移鎮兗州
時吐渾都督白承福為契丹所迫舉衆內附高祖方通
好于契丹拒而不納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患契丹之強
欲謀攻襲戎師往返路出于真定者皆潛害之密與吐
谷渾相結至是納焉而致于朝既而安重榮抗表請討

契丹且言吐渾之請是時安重榮握強兵據重鎮恃其
驍勇有飛揚跋扈之志晉祖覽表猶豫未決維翰至重
榮已畜奸謀且懼朝廷違其意乃密上疏曰竊以防未
萌之禍亂立不拔之基局上繫聖謀動符天意非臣淺
陋所可窺圖然臣逢世休明致位通顯無功報國省已
愧心其或事繫安危理關家國苟猶緘默實負君親是
以區區之心不能自己近者相次得進奏院狀報吐渾
首領白承福已下舉衆內附鎮州節度使安重榮上表

請討契丹臣方遙朝闕未測端倪竊思陛下頃在并汾
初罹屯難師少糧匱援絕計窮勢若綴旒困同懸磬契
丹控弦玉塞躍馬龍城直度陰山徑絕大漠萬里赴難
一戰夷凶救陛下累卵之危成陛下覆盂之業皇朝受
命于此六年彼此通歡亭障無事雖卑辭降節屈萬乘
之尊而庇國息民實數世之利今者安重榮表契丹之
罪方恃勇以請行白承福畏契丹之強將假手以報怨
恐非遠慮有惑聖聰方今契丹未可與爭者有其七焉

契丹數年來最強盛侵伐鄰國吞滅諸蕃救援河東功
成師克山後之名藩大郡盡入封疆中華之精甲利兵
悉歸廬帳即今土地廣而人民衆戎器備而戰馬多此
未可與爭一也契丹自告捷之後鋒銳氣雄南軍因敗
衄已來心沮膽怯況今夏秋雖稔而帑廩無餘黎庶雖
安而貧弊益甚戈甲雖備而鍛礪未精士馬雖多而訓
練未至此未可與爭者二也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
誓甚篤雖多求取未至侵凌豈可先發釁端自為戎首

縱使因之大克則後患仍存其或偶失沈機則追悔何及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苟議輕舉安得萬全未可與爭者三也王者用兵觀釁而動是以漢宣帝得志于匈奴因單于之爭立唐太宗立功于突厥由頡利之不道方今契丹王抱雄武之量有戰伐之機部族輯睦蕃國畏伏土地無災孽畜繁庶蕃漢雜用國無釁隙此未可與爭者四也引弓之民遷徙鳥舉行逐水草軍無饋運居無竈幕往無營柵便苦澀任勞役不畏風霜不顧

飢渴皆華人之所不能此未可與爭者五也戎人皆騎
士利在坦途中國用徒兵喜于隘險趙魏之北燕薊之
南千里之間地平如砥步騎之便較然可知國家若與
契丹相持則必屯兵邊上少則懼強敵之衆固須堅壁
以自全多則患飛輓之勞必須逐寇而速返我歸而彼
至我出而彼迴則禁衛之驍雄疲于奔命鎮定之封境
畧無遺民此未可與爭者六也議者以陛下于契丹有
所供億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

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貸于冒頓神堯武略尚稱臣于可汗此謂達于權變善于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構遂成釁隙自此則歲歲徵發日日轉輸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為耗蠹不亦甚乎兵戈既起將帥擅權武吏武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陵下替此為屈辱又非多乎此未可與爭者七也願陛下思社稷之大計采將相之善謀勿聽樊噲之空言宜納婁敬之逆耳然後訓撫士卒養育

黔黎積穀聚人勸農習戰以俟國有九年之積兵有十倍之強主無內憂民有餘力便可以觀彼之變待彼之衰用已之長攻彼之短舉無不克動必成功此計之上者也惟陛下熟思之臣又以鄴都襟帶山河表裏形勢原田沃衍戶賦殷繁乃河朔之名藩實國家之巨屏即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恐非勇夫重閉之意願迴深慮免起奸謀欲希陛下暫整和鑒略謀巡幸雖櫛風沐雨上勞于聖躬而杜漸防微實資

于睿略省方展義今也其時臣受主恩深憂國情切智
小謀大理淺詞繁俯伏惟懼于僭踰禪補或希于萬一
謹冒死以聞疏奏留中不出高祖召使人于內寢傳密
旨于維翰曰朕比以北面事之煩懣不快今省所奏釋
然如醒朕計已決卿可無憂七年夏高祖駕在鄴都維
翰自鎮來朝改授晉昌軍節度使少帝嗣位徵拜侍中
監修國史頻上言請與契丹和為上將景延廣所否明
年楊光遠構契丹有澶淵之役凡制敵下令皆出于延

廣維翰與諸相無所與之及契丹退維翰使親黨受寵于少帝者密致自薦曰陛下欲制北戎以安天下非維翰不可少帝乃出延廣守洛以維翰守中書令再為樞密使弘文館大學士繼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浸理然權位既重而四方賂遺咸湊其門故仍歲之間積貨鉅萬由是澆競輩得以興謗未幾內省客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皆以親舊用事與維翰不協間言稍入維翰漸見疎忌將加黜退賴宰相

劉昫李崧奏云維翰元勲且無顯過不宜輕有進退少
帝乃止尋以馮玉為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後因少帝
微有不豫維翰曾密遣中使達意于太后請為皇弟重
睿擇師傅以教道之少帝以此疑其有他俄而馮玉作
相與維翰同在中書會舍人盧賈秩滿玉乃下筆除賈
為工部侍郎維翰曰詞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
不署名屬維翰休暇玉竟除之自此維翰與玉尤不相
協俄因少帝以重睿擇師傅言于玉玉遂以詞激少帝

尋出維翰為開封府尹維翰稱足疾罕預朝謁不接賓客是歲秋霖經月不歇一日維翰出府門由西街入內至國子門馬忽驚逸御者不能制維翰落水久而方蘇或言私邸亦多怪異親黨咸憂之及戎王至中渡橋維翰以國家安危繫在朝夕迺詣執政異其議又求見帝復不得對維翰退而謂所親曰若以社稷之靈天命未改非所能知也若以人事言之晉氏將不血食矣開運三年十二月十日王師既降契丹十六日張彥澤以前

鋒騎軍陷都城戎王遣使遺太后書云可先使桑維翰
景延廣遠來相接甚是好事是日凌旦都下軍亂宮中
火發維翰時在府署左右勸使逃避維翰曰吾國家大
臣何所逃乎即坐以俟命時少帝已受戎王撫慰之命
乃謀自全之計因思維翰在相時累貢謀畫請與契丹
和慮戎王到京窮究其事則顯彰已過故欲殺維翰以
滅其口因令圖之張彥澤既受少帝密旨復利維翰家
財乃稱少帝命召維翰維翰束帶乘馬行及天街與李

崧相遇交談之次有軍吏于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其不可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翻令維翰死之何也崧甚有愧色是日彥澤遣兵守之十八日夜為彥澤所害時年四十九即以衣帶加頸報戎王云維翰自經而死戎王報曰我本無心害維翰維翰不合自致戎王至闕使人驗其狀令殯于私第厚撫其家所有田園邸第並令賜之及漢高祖登極詔贈尚書令維翰少時所居恒有魑魅家人咸畏之維翰往往被竊其衣

撮其巾櫛而未嘗改容當兩朝秉政出上將楊光遠景
延廣俱為洛川守又嘗一制除節將十五人各領軍職
無不屈而服之理安陽除民弊二十餘事在充海擒豪
賊過千人亦寇恂尹翁歸之流也開運中朝廷以長子
坦為屯田員外郎次子塤為秘書郎維翰謂同列曰漢
代三公之子為郎廢已久矣近或行之甚誼外議乃抗
表固讓不受尋改坦為大理司直塤為秘書省正字議
者美之初高祖在位時詔廢翰林學士院由是併內外

制皆歸閣下命舍人直內廷數年之間尤重其選及維
翰再居宥密不信宿奏復置學士院凡署職者皆其親
舊時議者以維翰相業素高公望所屬雖除授或黨亦

弗之咎也

五代史補桑維翰形貌甚怪往往見之者失
次張彥澤素以驍勇稱每謁候雖冬月未嘗

不雨汗及中渡變生彥澤引蕃部至欲逞其威乃領衆
突入開封府弓矢亂發且問桑維翰安在維翰聞之乃
厲聲曰吾為大臣使國家如此其死宜矣張彥澤安得
無禮乃升廳安坐謂彥澤曰汝有何功帶使相已臨方
面當國家危急不能盡犬馬之力以為報効一旦背叛
助契丹作威為賊汝心安乎彥澤覩其詞氣慨然股慄
不敢仰視退曰吾不知桑維翰何人今日之下威稜猶
如此其再可見耶是夜令壯士就府縊殺之當維翰之

縊也猶瞋目直視噓其氣再三每一噓皆有火
出其光赫然三噓之外火盡滅就視則奄然矣

趙瑩字玄輝華陰人也曾祖溥江陵縣丞祖孺秘書正
字父居晦為農瑩風儀美秀性復純謹梁龍德中始解
褐為康延孝從事後唐同光中延孝鎮陝州會莊宗伐
蜀命延孝為騎將將行留瑩監修金天神祠功既集忽
夢神召于前亭待以優禮謂瑩曰公富有前程所宜自
愛因遺一劍一笏覺而駭異明宗即位以高祖為陝府
兩使留後瑩時在郡以前官謁之一見如舊相識即奏

署管記高祖歷諸鎮皆從之累使闕下官至御史大夫
賜金紫高祖再鎮并州位至節度判官高祖建號授瑩
翰林學士承旨金紫光祿大夫戶部侍郎知太原府事
尋遷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車駕入洛使持聘
謝契丹及還加光祿大夫兼吏部尚書判戶部初瑩為
從事丁母憂高祖不許歸華下以麤纒隨幕人或短之
及入相以敦讓汲引為務監修國史日以唐代故事殘
缺署能者居職纂補實錄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時瑩

首有力焉少帝嗣位拜守中書令明年檢校太尉本官
出為晉昌軍節度使是時天下大蝗境內捕蝗者獲蝗
一斗給粟一斗使飢者獲濟遠近嘉之未幾移鎮華州
歲餘入為開封尹開運末馮玉李彥韜用事以桑維翰
才望素重而瑩柔而可制因共稱之乃出維翰復瑩相
位加弘文館大學士及李崧馮玉議出兵應接趙延壽
而以杜重威為都督部署瑩私謂馮李曰杜中令國之
懿親所求未愜心恒怏怏安可更與兵權若有事邊陲

只李守貞將之可也及契丹陷京城契丹主遷少帝于北塞瑩與馮玉李彥韜俱從契丹永康王代立授瑩太子太保周廣順初遣尚書左丞田敏報命于契丹遇瑩于幽州瑩得見華人悲悵不已謂田敏曰老身漂零寄于此近聞室家喪逝弱子無恙蒙中朝皇帝倍加存恤東京舊第本屬公家亦聞優恩特給善價老夫至死無以報効于是南望稽首涕泗橫流先是漢高祖以入蕃將相第宅徧賜隨駕大臣故以瑩第賜周太祖太祖時

為樞密副使召瑩子前刑部郎中易則告之曰所賜第
除素屬版籍外如有別契券為已所置者可歸本直即
以千餘緡遺易則易則惶恐辭讓周太祖堅與之方受
故瑩言及之未幾瑩卒于幽州時年六十七瑩初被疾
遣人祈告于契丹主願歸骨于南朝使羈魂幸復鄉里
契丹主閱而許之及卒遣其子易從家人數輩護喪而
還仍遣大將送至京師周太祖感歎久之詔贈太傅仍
賜其子絹五百匹以備喪事令歸葬于華陰故里

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人也祖乘幽府左司馬父因幽州巡官昫神彩秀拔文學優贍與兄暉弟暉俱有鄉曲之譽唐天祐中契丹陷其郡昫被俘至新州逃而獲免後居上國大寧山與呂夢奇張麟結庵共處以吟誦自娛會定州連帥王處直以其子都為易州刺史署昫為軍事衙推及都去任乞假還鄉都招昫至中山會其兄暉自本郡至都薦于其父尋署為節度衙推不踰歲命為觀察推官歷二年都篡父位時都有客和少微素嫉

暉構而殺之昀越境而去寓居浮陽節度使李存審辟
為從事莊宗即位授太常博士尋擢為翰林學士繼改
膳部員外郎賜緋比部郎中賜紫丁母憂服闋授庫部
郎中依舊充職明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歷戶部侍郎端
明殿學士明宗重其風儀愛其溫厚長興中拜中書侍
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時昀入謝遇大祠明宗不御中
興殿閣門白舊禮宰相謝恩須正殿通喚請候來日樞
密使趙延壽曰命相之制下已數日中謝無宜後時因

即奏之遂謝于端明殿昀自端明殿學士拜相而謝于
本殿士子榮之清泰初兼判三司加吏部尚書門下侍
郎監修國史時與同列李愚不協動至忿爭時論非之
未幾俱罷知政事昀守右僕射以張延朗代判三司初
唐末帝自鳳翔至切于軍用時王玫判三司詔問錢穀
玫具奏其數及命賞軍甚愆于素

通鑑帝問王玫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萬

在既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

末帝怒用昀代玫昀乃搜索簿書命

判官高延賞計窮詰勾及積年殘租或場務販負皆虛

係賬籍條奏其事請可徵者急督之無以償官者蠲除

之

通鑑清泰二年八月通諸道捕租三百三十八萬

吏民相與歌詠惟主典怨

沮及罷相之日羣吏相賀昫歸無一人從之者蓋憎其

太察故也天福初張從賓作亂于洛陽害皇子重乂詔

為東都留守判河南府事尋以本官判鹽鐵未幾奉使

入契丹還遷太子太保兼左僕射封譙國公俄改太子

太傅開運初授司空平章事監修國史復判三司契丹

主至不改其職昫以眼疾乞休致契丹主授昫守太保

契丹主北去留于東京其年夏以病卒年六十漢高祖
登極贈太保初昀避難河朔匿于北山蘭若有賈少瑜
者為僧輟衾袍以溫煖之及昀官達致少瑜進士及第
拜監察御史聞者義之

馮玉

以下有闕文歐陽史
云字景臣定州人也

少帝嗣位納馮后于中宮后

即玉之妹也玉既聯戚里恩寵彌厚俄自知制誥中書

舍人出為潁州團練使遷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尋加

右僕射軍國大政一以委之

以下有闕文通鑑云馮玉
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

寵嘗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輳其門由是朝政益壞張彥澤陷京城軍士爭湊其第家財巨萬一夕

罄空玉假蓋而出猶繞指以諂彥澤且請引送玉璽于

契丹主將利其復用玉從少帝北遷契丹命為太子少

保至周太祖廣順二年其子傑自幽州不告父而亡歸

玉懼譴責尋以憂恚卒于蕃中

五代史補馮玉嘗為樞密使有朝使馬承翰素

有口辨一旦持刺來謁玉玉覽刺輒戲曰馬既有汗宜卸下鞍承翰應聲曰明公姓馮可謂死囚逢獄玉自以

失言遽延

而謝之

殷鵬字大舉大名人也以雋秀為鄉曲所稱弱冠擢進士第唐閔帝之鎮魏州聞其名辟為從事及即位命為右拾遺歷左輔闕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遷刑部郎中鵬姿顏若婦人而性巧媚天福中擢拜中書舍人與馮玉同職玉本非代言之才所得詞目多托鵬為之玉嘗以姑息字問於人人則以辜負字教之玉乃然之當時以為笑端鵬之才比玉雖優其纖佞過之後玉出郡借第以處之分祿食之及玉為樞密使擢為本院學士

每有庶寮秉轡謁王故事宰臣以履見之鵬多在玉所見客亦然有丞郎王易簡退而有言鵬銜之及契丹入汴有人獲玉與鵬有籤記字皆朝廷上列有不得志欲左授者則易簡是其首焉玉既北行鵬亦尋以病卒史臣曰維翰之輔晉室也罄弼諧之志叅締構之功觀其効忠亦可謂社稷臣矣況和戎之策固非誤計及國之亡也彼以滅口為謀此掇殒身之禍則畫策之難也豈期如此哉是以韓非慨慷而著說難者當為此也悲

夫趙瑩際會風雲優游藩輔雖易簣于絕域終歸柩于
故園蓋仁信之行通于遐邇故也劉昫有真相之才克
全嘉譽馮玉乘君子之器終歿窮荒其優劣可知矣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攷證

晉列傳四桑維翰傳維翰使親黨受寵于少帝者密致
自薦曰陛下欲制北戎以安天下非維翰不可 案
歐陽史作維翰陰使人說帝與是書同通鑑作或謂
帝曰欲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與是書異

張彥澤既受少帝密旨 案通鑑攷異云彥澤既降契
丹豈肯復受少帝之命當係彥澤自以私怨殺維翰
非受命于少帝也

所有田園邸第並令賜之 案歐陽史作貲財盡為彥

澤所掠

趙瑩傳授瑩太子太保 案遼史作太子太傅

劉昫傳歷戶部侍郎 案是書唐明宗紀作兵部侍郎

與此傳異歐陽史從是書本紀

授昫守太保 案歐陽史作罷為太保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 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五代史卷九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黃壽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顏崇滿

謄錄監生臣張翥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九十

永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六

列傳五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曾祖景裕祖士廉皆不仕父
元德盧臺軍使在禮始事燕帥劉仁恭為小校唐光化
末仁恭遣其子守文還浮陽節度使盧彥威據其城升

在禮為軍使以佐守文及守文死事其子延祚為守光所害守光子繼威復為部將張萬進所殺在禮遂事萬進萬進奔梁在禮乃與滄州雷後毛璋歸太原同光末為效節指揮使屯于貝州會軍士皇甫暉等作亂推指揮使楊晟為帥晟不從為眾所害携晟首以脅在禮在禮知其不可拒遂從之以四年二月六日引眾入鄴在禮自稱雷後

宋史張錫傳趙在禮舉兵于鄴潁河諸州多構亂錫權知棣州事即出省錢賞軍皆

大悅一郡獨全棣人賴之

唐莊宗遣明宗率師討之會城下軍亂在

禮迎明宗入城事具唐書天成元年五月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制下在禮密奏軍情未欲除移且乞更伺

少頃尋就改天雄軍兵馬畱後鄴都畱守興唐尹既而

在禮將皇甫暉趙進等相次除郡赴任

歐陽史皇甫暉傳明宗即位暉

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九國志趙進傳天成初除貝州刺史鄴都衙內指揮使

在禮乃上表乞

移旌節十二月授滄州節度使二年七月移鎮兗州長

興元年入為左驍衛上將軍俄改同州節度使會高祖

受明宗命統大軍伐蜀以在禮充西川行營步軍都指

揮使收劍州而還四年移鎮襄州清泰三年授宋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高祖登極移鎮鄆州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衛國公天福六年七月授許州節度使八年四月移鎮徐州進封楚國公開運元年以契丹為患少帝議北征八月朔降制命一十五將以在禮為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十一月改行營副都統都虞候如故受詔屯澶州再除兗州節度使依前副都統三年正月授晉昌軍節度使時少帝為其子延煦娶在禮女

為妻禮會之日其儀甚盛京師以為榮觀五月進封秦
國公累食邑至一萬三千戶實封一千五百戶在禮歷
十餘鎮善治生殖貨積財鉅萬兩京及所莅藩鎮皆邸
店羅列在宋州日值天下飛蝗為害在禮使比戶張幘
幟鳴鼙鼓蝗皆越境而去人亦服其智焉凡聚斂所得
唯以奉權豪崇釋氏而已及契丹入汴自鎮赴闕時契
丹首領奚王伊喇等在洛下在禮望塵致敬首領等倨
受其禮加之凌辱邀索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

泊于逆旅聞同州劉繼勲為契丹所鑠大驚丁未歲正月二十五日夜以衣帶就馬樞自絞而卒年六十六漢高祖即位贈中書令在禮凡四子雖歷內職皆早卒孫延勲仕皇朝歷岳蜀二州刺史

五代史補趙在禮之在宋州也所為不法百姓

苦之一旦下制移鎮永興百姓欣然相賀曰此入若去可謂眼中拔釘子何快哉在禮聞之怒欲報拔釘之謗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時朝廷姑息勲臣詔許之在禮于是命吏籍管內戶口不論主客每歲一千納之于家號曰拔釘錢莫不公行督責有不如約則加之鞭扑雖租賦之不若也是歲獲錢百萬

馬全節字大雅魏郡元城人也父文操本府軍校官至

檢校尚書左僕射以全節之貴累贈太師全節少從軍
旅同光末為捉生指揮使趙在禮之據魏州也為鄴都
馬步軍都指揮使唐明宗即位授檢校司空歷博單二
州刺史天成三年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移刺郢州長
興初就加檢校司徒在郡有政聲俄授河西節度使時
明宗命高祖代蜀師次岐山全節赴任及之具軍容謁
于轅門高祖以地理隔越乃奏還焉移沂州刺史清泰
初為金州防禦使會蜀軍攻其城州兵纔及千人兵馬

都監陳知隱懼託以他事出城領三百人順流而逸賊既盛人情憂沮全節悉家財以給士復出奇拒戰以死繼之賊退朝廷嘉其功詔赴闕將議賞典時劉延朗為樞密副使邀其厚賄全節無以賂之謂全節曰絳州闕人請事行計全節不樂告其同輩由是衆口譴然以為不當皇子重美為河南尹聞而奏焉清泰帝召全節謂曰滄州乏帥欲命卿制置翌日授橫海軍兩使留後高祖即位加檢校太保正授旌節天福五年授檢校太傅

移鎮安州時李金全據州叛引淮軍為援因命全節將
兵討平之以功加檢校太尉改昭義軍節度澤潞遼沁
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六年秋移鎮邢州加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安重榮之叛也授鎮州行營副招討兼排陣使
與重榮戰于宋城大敗之鎮州平加開府儀同三司充
義武軍節度易定祁等州觀察處置北平軍等使八年
秋丁母憂尋起復焉屬契丹侵寇加之蝗旱國家有所
徵發全節朝受命而夕行治生餘財必充貢奉開運元

年秋授鄴都留守檢校太師兼侍中廣晉尹幽州道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尋加天雄軍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陽城之戰甚有力焉全節始拜鄴都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白襪詣縣庭謁拜縣令沈邁逡巡避之不敢當禮全節曰父母之鄉自合致敬勿讓之也州里榮之二年授順國軍節度使未赴鎮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全節事母王氏至孝位歷方鎮溫清面告畢盡其敬政事動與幕客謀議故鮮有敗事鎮中山日杜重威為恒州奏括

境內民家粟時軍吏引重威例堅請行之全節曰邊民
遇蝗旱而家食方困官司復擾之則不堪其命矣我為
廉察安忍效尤百姓稱其德先是全節自上黨携歌妓
一人之中山館于外舍有人以讒言中之全節害之及
詔除恒陽遇疾數見其妓厭之復來妓曰我已得請要
公俱行全節具告家人數日而卒子令威歷隰陳懷三
州刺史卒

張筠海州人也父傳古世為郡之大商唐乾符末屬江

淮俶擾遂徙家彭門時彭門連帥時溥為東南面招討使據有數郡之地擢筠為偏將累有軍功奏授宿州刺史後溥與梁祖不協梁祖進攻宿州下之獲筠以歸梁方圖霸業以筠言貌辨秀命為四鎮客將久之轉長直軍使梁草唐命遷右龍武統軍厯客省使宣徽使出為復商二州刺史復為宣徽使梁室割相衛為昭德軍命筠為兩使雷後唐莊宗入魏筠委城南歸授右衛上將軍會雍州康懷英以病告詔筠往代之比至懷英已卒

因除筠為永平軍節度使大安尹懷英在長安日家財甚厚筠盡奪之復于大內掘地繼獲金玉時有涇陽鎮將侯莫威前與溫韜同剽唐氏諸陵大貯瓌異之物筠乃殺威而籍其家遂蓄積巨萬然性好施每出遇貧民于路則給與口食衣物境內除省賦外未嘗聚斂遂致百姓不撓十年小康秦民懷惠呼為佛子同光中從郭崇韜為劔南安撫使蜀平歸洛權領河南尹俄鎮興元所治之地上下安之筠時疾軍州官吏久不得見副使

符彥琳等面請問疾筠又不諾彥琳等疑其已死慮左
右有謀遂請權交牌印筠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叛聞
詔取彥琳等至洛釋而不問因授筠西京留守誘離興
元及至長安守兵閉門不內筠東朝于洛詔遣歸第筠
前為京兆尹奉詔殺偽蜀主王衍衍之妓樂寶貨悉私
藏于家及罷歸之後第宅宏敞花竹深邃聲樂飲酒恣
其所欲十年之內人謂地仙天福二年上表乞歸長安
俄而洛下張從賓之亂筠獨免其難人咸謂筠有五福

之具美焉是歲卒于家贈太子太師弟錢

錢字慕彭少嗜酒無節為鄉里所鄙唐天復中兄筠為
大梁四鎮客將錢自海州省兄兄薦于兗州連帥王瓚
用為裨校錢性桀黠善事人累遷軍職後唐莊宗都洛
筠鎮長安自衙內指揮使授校司空右千牛衛將軍同
正領饒州刺史西京管內三白渠營田制置使同光末
筠隨魏王繼岌伐蜀奏錢權知西京畱守事蜀平王衍
挈族入朝至秦川驛莊宗遣中使向延嗣乘驛騎盡戮

王衍之族所有奇貨盡歸于延嗣俄聞莊宗遇內難繼
岌軍次興平錢乃斷咸陽浮橋繼岌浮渡至渭南死之

一行金寶妓樂錢悉獲之俄而明宗使人誅延嗣延嗣

暗遁

九國志明宗即位忿閹豎輩怙勢擅權先勒使四方及此遁不出者皆擒戮之死者殆盡

衍之

行裝復為錢有因為富家積白金萬鎰藏于窟室明宗

即位錢進王衍犀玉帶各二馬一百五十匹魏王打毬

馬七十匹旋除沂州刺史入為西衛將軍高祖即位之

明年加檢校太保出典密州未幾復居環衛時湖南馬

希範與錢有舊奏朝廷請命錢為使允之錢密賈蜀之奇貨往售又獲十餘萬緡以歸錢出入以庖者十餘人從行食皆水陸之珍鮮厚自奉養無與為比少帝嗣位詔遣往西蕃及迴以其馬劣為有司所糾復當路有不足者遂有詔徵其舊價錢上言請貨故京田業許之因憤惋成病而卒錢始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近郊憩于大塚之上忽有黃雀銜一銅錢置于前而去未幾復于衙院晝卧見二鷺相鬪畢各銜一錢落于錢首前後

所獲三錢嘗秘于巾箱識者以為大富之徵其後家雖厚積性實鄙吝未嘗與士大夫游處及令市馬利在私門不省咎以輸其直鬱鬱致死愚之甚耶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祖楚以農為業父敬忠後以溫琪貴官至檢校尚書溫琪長七尺餘唐廣明中從黃巢為紀綱巢陷長安僞署溫琪為供奉都知巢敗奔至滑臺以形貌魁岸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下流俄而浮至淺處會行人救免又登桑自經枝折墜地不死

夜至昨縣界有田父見溫琪非常人遂匿于家經歲餘
會梁將朱友裕為濮州刺史召募勇士溫琪往依之友
裕署為小校漸升為馬軍都將從友裕擊秦宗權于曹
南有功奏加檢校太子賓客梁祖擢為開道指揮使加
檢校工部尚書出屯鄜時會延州胡瑋叛命來寇郡境
溫琪擊退之尋奉詔營長安以功遷絳州刺史歲餘刺
棣州溫琪以州城每年為河水所壞居人不堪其苦衣
請移于便地朝廷許之板築既畢賜立紀功碑仍加檢

校尚書左僕射繼遷齊州晉州節度使溫琪在平陽日
唐莊宗嘗引兵攻之踰月不下梁人賞之升晉州為定
昌軍以溫琪為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既而溫琪臨民失
政嘗掠人之妻為其夫所訴罷入為金吾大將軍時梁
末帝方姑息諸侯重難其命故責詞云若便行峻典謂
予不念功勲若全廢舊章謂我不安黎庶為人君者不
亦難乎溫琪大有愧色俄轉右監門衛上將軍右龍武
統軍會河中朱友謙叛權授溫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

營排陣使尋為耀州觀察雷後莊宗入洛溫琪來覲詔
改耀州為順義軍復以溫琪鎮之加推忠尚義功臣同
光末西蜀既平命溫琪為秦州節度使明宗即位因入
朝願雷闕明宗嘉而許之除左驍衛上將軍逐月別賜
錢粟以豐其家踰歲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
人宜選一重鎮處之重誨奏以天下無闕他日又言之
重誨素強懷對曰臣累奏未有闕處可替者唯樞密院
使而已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溫琪聞其事懼為權臣

所怒幾致成疾由是數月不出俄拜華州節度使依前
光祿大夫檢校太傅進封平原郡開國公累加食邑至
三千戶溫琪至任以己俸補葺祠廟廨舍凡千餘間復
于郵亭創待客之具華而且固往來稱之清泰中上表
乞骸骨歸宗城制以太子少保致仕天福元年十二月
終于家年七十五詔贈太子太保

安崇阮字晉臣潞州上黨人也少倜儻有詞辯善騎射
父文祐為牙門將唐光啟中潞州軍校劉廣逐節度使

高潯據其城僖宗詔文祐平之既殺劉廣召赴行在授
邛州刺史其後孟方立據邢洺率兵攻上黨朝廷以文
祐本潞人也授昭義節度使令討方立自蜀至澤州與
方立戰敗歿于陣昭宗朝宰臣崔魏公以文祐歿于王
事薦崇阮于朝自是累任諸衛將軍梁氏革命以崇阮
明辨遣使吳越廻以所獲橐裝悉充貢奉梁祖嘉之故
每歲乘輅于江浙間及廻貢獻皆如初梁末帝嗣位授
客省使知齊州事時梁軍與莊宗對壘于河上冀王友

謙以河中叛末帝使段凝領軍經略蒲晉詔崇阮監軍
又知華雍軍府事暮年授青州兵馬雷後入為諸衛上
將軍唐天成中授黔南節度使檢校太保尋移鎮夔州
以蜀寇侵逼棄城歸闕改晉州節度使復為諸衛上將
軍高祖登極之二年詔葬梁末帝以崇阮梁之舊臣令
主葬事崇阮盡哀致禮以襄其事時人義之五年以老
病請告授右衛上將軍致仕開運元年九月卒于西京
贈太傅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父規累贈少師彥詢年十三事青帥王師範有書萬卷以彥詢聰悟使掌之及長益加親信常委監護郡兵及梁將楊師厚降下青州彥詢隨師範歸命泊師範見殺楊師厚領鄴召置麾下俾掌賓客唐莊宗入魏復事焉同光元年冬從平大梁升為引進副使將命西川及淮南稱旨累遷內職明宗時為客省使檢校司徒使兩浙迴授德州刺史末帝即位改羽林將軍時高祖鎮太原朝廷疑貳以彥詢沉厚擇

充北京副留守清泰末以宋審虔為北京留守高祖深懷不足以情告彥詢彥詢恐高祖失臣節乃曰不知太原兵甲芻粟幾何可敵大國否請明公反覆慮之蓋欲迴其意也高祖曰我不念小人相代方寸決矣彥詢知其不可諫遂止左右欲害之高祖曰唯副使一人我自保明爾勿復言也及即位授齊州防禦使檢校太保旋改宣徽使從高祖入洛加左驍衛上將軍兼職天福二年秋出為鄧州節度使歲餘入為宣徽使四年使于契

丹六年春授邢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時鎮州安重榮有
不臣之狀彥詢憂其窺伺會車駕幸鄴表求入覲高祖
慮契丹怒安重榮之殺行人也移兵犯境復命彥詢使
焉仍恐重榮要之由滄州路以入蕃戎王果怒重榮彥
詢具言非高祖本意蓋如人家惡子無如之何尋聞重
榮犯闕乃放還七年春授華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在任
二年屬部內蝗旱道殣相望彥詢以官粟假貸州民賴
之存濟者甚衆開運初以風痺授右金吾衛上將軍俄

卒于官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李承約字德儉蔚州人也曾祖瓊蔚州別駕贈工部尚書祖安仁檀州刺史贈太子太保父君操平州刺史贈太子少師承約性剛健篤實少習武事弱冠為幽州牙門校遷山後八軍巡檢使屬劉守光因殺父兄名儒宿將經事父兄者多無辜被戮自以握兵在外心不自安時屬唐武皇召募英豪方開霸業乃以所部二千歸于并州即補匡霸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兼領貝州刺史

從破夾寨及與梁人戰于臨清有功再遷洺汾二州莊
宗即位授檢校司空磁州刺史為治平直移授潁州團
練使天成中以邠州節度使毛璋將圖不軌乃命為涇
州節度副使且承密旨往偵之既至以善言論之璋乃
受代明宗賞其能加檢校太保拜黔南節度使數年之
間巴邛蠻蜚不敢犯境外勸農桑內興學校凶邪盡去
民皆感之故父老數輩重趺詣闕言其政化又聽畱周
歲徵為左衛上將軍自左龍武統軍加特進檢校太傅

充昭義軍節度使賜推忠奉節翊戴功臣歲餘歸朝復
為左龍武統軍高祖御宇之二年授左驍衛上將軍進
封開國公累上表請老尋以病卒時年七十五贈太子
太師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父再端贈光祿卿思鐸有武幹梁
太祖領四鎮隸于麾下及即位授廣武都指揮使歷突
陣拱辰軍使積前後戰勲累官至檢校司徒拱辰左廂
都指揮使遙領恩州刺史初梁軍與莊宗對壘于河上

思鐸以善射日預其戰嘗于箭筈之上自鏤其姓名一日射中莊宗之馬鞍莊宗拔箭視之觀思鐸姓名因而記之及莊宗平梁思鐸以例來降莊宗出箭以視之思鐸伏地待罪莊宗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加檢校太保天成中為深州刺史改雄捷右廂馬軍都指揮使會南伐荆門思鐸亦預其行時高季興以舟兵拒王師思鐸每發矢中敵則洞冒達掖由是賊鋒稍挫不敢輕進諸軍咸壯之高祖革命拜陳州刺史秩滿歷

左神武羽林二統軍出為蔡州刺史遇代歸朝天福八年以疾卒時年五十四思鐸典陳郡日甚有惠政常戒諸子曰我死則藏骨于宛丘使我棲魂于所理之地及卒乃葬于陳從其志也

安元信朔州馬邑人也少善騎射後唐莊宗為晉王時元信詣軍門求自效尋隸明宗麾下累從明宗征討有功明宗即位擢為捧聖軍使加檢校兵部尚書清泰三年遷雄義都指揮使受詔屯于代州太守張朗遇之甚

厚元信亦以兄事之是歲五月高祖建義于太原俄聞
契丹有約赴難元信入說朗曰張敬達雖圍太原而兵
尚未合代郡當鴈門之衝敵至其何以禦僕觀石令公
素長者舉必成事若使人道意歸款俟其兩端亦求全
之上策也朗不納元信悔以誠言之反相猜忌尋聞安
重榮安審信相次以騎兵赴太原元信遂率部曲以歸
高祖通鑑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奔審信審信
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高祖
見之喜謂元信曰爾觀何利害背強歸弱元信曰某非

知星識氣唯以人事斷之夫帝王者出語行令示人以信嘗聞主上許令公河東一生今遽改之是自欺也且令公國之密親親尚不能保肯保天下之心乎以斯而言見其亡也何得為強也高祖知其誠因開懷納之委以戎事高祖即位之元年授耀州團練使加檢校太保四年入為右神武統軍其年八月復出牧洛州少帝嗣位尋遷宿州九年罷任來朝開運初授復州防禦使三年卒于任年六十三贈太傅

張朗徐州蕭縣人父楚贈工部尚書朗年十八善射膂力過人鄉里敬憚之梁祖聞其名就補蕭縣鎮使充吾縣都遊奕使時朗年纔二十三歲餘補宣武軍內衙都將歷洛州步軍曹州開武汴州十內衙鄆州都指揮使梁末從招討使段凝襲衛州下之遂授衛州刺史事梁僅三年凡有征討無不預之同光三年從魏王繼岌伐蜀為先鋒橋道使明宗朝歷興忠登三州刺史清泰初以契丹犯邊補西北面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從高祖屯

軍于代北俄蕪代州刺史又改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

高祖建義于太原遣使以書諭之朗曰為人臣而有二

心可乎乃斬其使

通鑑帝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蓋晉祖初起安

元信勸朗歸順不從至是復斬其使也

泊高祖入洛領全師朝覲授貝州

防禦使在任數歲天福五年除左羽林統軍六年授光

祿大夫檢校太傅慶州刺史在官二年卒年七十四

李德珣應州金城人祖晟父宗元皆為邊將德珣少善

騎射事後唐武皇為偏校及從莊宗戰潞州柝鄉德勝

渡繼有軍功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遙食郡俸天成中
檢校司空領蔚州刺史長興元年授雄武軍節度秦成
階觀察處置等使加檢校司徒二年六月移鎮定州充
北面副招討使高祖即位改鎮涇原及受代歸闕會高
祖幸鄴授東京留守加同平章事少帝嗣位移廣晉尹
加檢校太師開運中再領涇州以病卒于鎮德琬幼與
明宗俱事武皇故後之諸將多兄事之時謂之李七哥
所治之地雖無殊政然以寬恕及物家無濫積亦武將

之廉者

田武字德偉大名元城人父簡累贈右僕射武少有拳
勇初事莊宗為小校歷遷勝節指揮使明宗登極轉帳
前都指揮使領澶州刺史天成二年改左羽林都指揮
使遙領宜州充襄州都巡檢使三年自汴州馬步軍都
指揮使授曹州刺史長興初遷齊州防禦使又移洛州
清泰中歷成隴二州充西面行軍副部署天福初授金
州防禦使及金州建節鉞武丁母憂乃起復為節度使

開運元年移鎮滄州兼北面行營右廂都指揮使二年
授寧江軍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歲內改昭義
軍節度澤潞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潞州大都督府
長史檢校太傅封鴈門郡開國公未赴任以疾卒武出
身戎行性鯁正御軍治民咸盡其善及卒朝廷惜之詔
贈太尉輟視朝一日子仁朗仁遇並歷內職

宋史仁朗
以父任西

頭供
奉官

李承福字德華漢陽人少寒賤事元行欽掌皂棧之役

後為高祖家臣高祖登極歷皇城武德宣徽使左千牛將軍出為澶州刺史遷齊州防禦使檢校太保承福性鄙狹無器局好察人微事多所詆訐雖小過不能恕工商之業輿隸之情官吏之幸皆善知之然自任所見無所準的故人多薄之少帝嗣位授同州節度使尋卒于鎮少帝以高祖佐命之臣聞之嗟嘆賻物加等輟視朝一日詔贈太傅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性勇悍果敢能折節下士唐

景福初武皇始置五院兵金首預其選從莊宗攻下夾寨得補為小校後與梁師戰于柘鄉及胡柳陂以功授黃甲指揮使同光中統帳前軍拔中都賜忠勇拱衛功臣檢校刑部尚書二年自羽林都虞候出為忻州刺史凡部曲私屬皆不令干預民事但優其贍給使分掌家事而已故郡民安之大有聲績應順元年為隴州防禦使會唐末帝起兵于鳳翔傳檄于鄴道諸侯無應者唯金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末帝深德之及即位擢為

陝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清泰三年夏高祖建義于太原唐末帝發兵來攻以金為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即位移鎮晉州及受代歸闕累為諸衛上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官至檢校太尉爵列開國公勲登上柱國以久居散地優之故也天福五年夏卒于任贈太師史臣曰在禮之起甘陵也當鼎革之期會富貴來逼既因人成事亦何足自多及其仗鉞擁旄積財敗德貨之為累可不誡乎全節之佐晉氏也平安陸之祚預宗城

之戰功既茂矣貴亦宜然張筠歷事累朝享茲介福蓋
近代之幸人也自溫琪而下皆服冕乘軒苴茅壽土垂
名汗簡諒亦宜焉

舊五代史卷九十

舊五代史卷九十攷證

晉列傳五趙在禮傳推指揮使楊晟為帥 楊晟歐陽

史作楊仁晟

年六十六 案歐陽史作六十二

馬全節傳清泰初為金州防禦使 案歐陽史作明宗

時歷金州防禦使與是書先後互異

州兵纔及千人 案歐陽史作州兵纔數百

張筠傳梁室割相衛為昭德軍 案梁割相澶衛三州

為昭德軍原本作相衛疑有脫誤

時有涇將侯莫威 案歐陽史作侯莫陳威

筠東朝于洛詔遣歸第 案歐陽史作令為左驍衛上將軍與是書本紀同

贈太子太師 太師歐陽史作少師

華溫琪傳制以太子少保致仕天福元年十二月終于家年七十五詔贈太子太保 案歐陽史作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傅

張朗傳充吾縣都遊奕使 案吾縣二字疑有舛誤

相里金傳出為忻州刺史 案歐陽史作沂州刺史

舊五代史卷九十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九十一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七

列傳六

房知溫字伯玉兗州瑕丘人也少有勇力籍名于本軍

為赤甲都官健

玉堂閒話知溫少年與外弟徐某為盜于兗鄆之境

梁將葛從周

鎮其地選寘麾下時部將牛存節屯于鎮好搏博每求

辨采者知溫以善博見推因得待左右遂熟于存節及
王師範遣劉鄩據兗州梁祖命存節將兵討之知溫夕
縋出奔存節喜而納焉明夜竊良馬一匹復入城鄩乃
擢為裨將鄩降隸于同州劉知俊知俊補為克和軍使
知俊奔岐改隸魏州楊師厚以為馬關軍校漸升至親
隨指揮使繼加檢校司空莊宗入魏賜姓名紹英改天
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加檢校司徒澶州刺史行臺右千
牛衛大將軍莊宗平梁歷曹貝州刺史權充東北面蕃

漢馬步都虞候遣戍瓦橋關明宗自鄴入洛知溫與王
晏球首赴焉明宗自總管府署知溫滑州兩使留後天
成元年授兗州節度使明宗即位詔充北面招討屯于
盧臺軍以盧文進來歸加特進同平章事賞招討之功
也後除烏震為招討副使代知溫歸鎮知溫怒震遽至
有怨言因縱博誘牙兵殺震于席上會次將安審通保
騎軍隔河按甲不動知溫懼不濟乃束身渡水復結審
通逐其亂軍以奏時朝廷姑息知溫下詔于鄴盡殺軍

士家口老幼凡數萬清漳為之變色尋詔遣知溫就便之鎮以安反側俄改徐州節度使加兼侍中會朝廷起兵伐高季興授荆南招討使知行府事尋丁母憂起復雲麾將軍墨綬即戎竟無功而還長興中節制文陽越二年除平盧軍節度使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東平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天福元年冬十二月辛巳卒于鎮贈太尉歸葬于瑕丘詔立神道碑知溫性麤獷動罕由禮每迎待王人不改戎

服寡言笑多縱左右排辱賓寮他日知悞亦無愧色始
與唐末帝嘗失意于杯盤間以白刃相恐及末帝即位
知溫憂甚末帝乃封王爵以寧之也知溫徑赴洛陽申
其宿過且感新恩末帝開懷以厚禮慰而遣之及還郡
厚歛不已積貨數百萬治第于南城出則以妓樂相隨
任意所之曾不以政事為務有幕客顏衍者正直之士
也委曲陳其利病知溫不能用焉及高祖建議入洛尚
不即進獻耀兵于牙帳之下衍正色謂曰清泰富有天

下多力善戰豈明公之比而天運有歸坐成灰燼今青州遷延不貢何以求安千百武夫無足為恃深為大王之所憂也知溫遂馳表稱賀青人乃安未幾以沈湎成疾而卒部曲將吏分其所聚例為富室衍又勸其子彥儒進錢十萬貫以助國用朝廷除彥儒為沂州刺史其家幸獲別全皆衍之力也

王建立遼州榆社人也曾祖秋祖嘉父弁累贈太保建立少鷙猛無檢明宗領代州刺史擢為虞候將莊宗鎮

晉陽以諸陵在代郡遣女使饗祭其下有擾于民者建立必捕而笞之莊宗怒令收之為明宗所護而免由是知名明宗歷遷藩鎮皆署為牙門都校累奏加檢校司空及明宗為魏軍所迫時皇后曹氏淑妃王氏在常山使建立殺其監護并部下兵故明宗家屬因而保全及即位以功授鎮州節度副使加檢校司徒旋為留後未幾正授節旄繼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會王都據中山叛密使通弟兄之好

通鑑王都陰與謀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而密奏之

安重誨

素與建立不協知其事奏之明宗慮陷建立尋徵赴闕
通鑑建立奏重誨專權來入朝面言其狀帝召之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

事判鹽鐵戶部度支充集賢殿大學士天成四年出為
青州節度使五年移鎮上黨辭不赴任請退居丘園制
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自是鬱鬱不得志長興中嘗欲
求見中旨不許皆重誨蔽之也清泰初末帝召赴闕授
天平軍節度使建立少歷軍校職當捕盜及位居方伯
為政嚴烈間里有惡跡者必族而誅之其刑失于濫者

不可勝紀故當時人目之為王塚壘言殺其人而積其屍也後聞末帝失勢殺副使李彥贇及從事一人報其私怨人甚鄙之高祖即位再為青州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建立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慎獄民稍安之天福二年封臨淄王明年封東平王五年入覲高祖曰三紀前老兄宜賜不拜仍許肩輿入朝上殿則使二宦者掖之論者榮之尋表乞休致高祖不允乃授潞州節度使割遼沁二州為上黨屬郡加檢校太

師進封韓王以光其故里至鎮踰月而疾作有大星墜于府署建立即召賓介竺岳草遺章又謂其子守恩曰榆社之地桑梓存焉桑以養生梓以送死余生為壽宮刻銘石室死當速葬葬必從儉違吾是言非孝也旋以病篤而卒年七十冊贈尚書令建立先人之墳在于榆社其崗阜重複松檜靄然占者云後出公侯故建立自為墓恐子孫易之也子守恩周書有傳

康福蔚州人世為本州軍校祖嗣蕃漢都知兵馬使累

贈太子太師父公政歷職至平塞軍使累贈太傅福便
弓馬少事後唐武皇累補軍職充承天軍都監莊宗嗣
位嘗謂左右曰我本蕃人以羊馬為活業彼康福者體
貌豐厚宜領財貨可令總轄馬牧由是署為馬坊使大
有蕃息及明宗為亂兵所迫將離魏縣會福牧小坊馬
數千匹于相州乃驅而歸明宗即位授飛龍使俄轉磁
州刺史充襄州兵馬都監尋以江陵叛命朝廷舉兵伐
之以福為荆南道行營兵馬都監俄以王師無功而還

福善諸蕃語明宗視政之暇每召入便殿諮訪時之利病福即以蕃語奏之樞密使重誨惡焉常面戒之曰康福但亂奏事有日斬之福懼會靈武兵馬留後韓潯以人情不協慮為所圖上表請帥制加福光祿大夫檢校司空行涼州刺史充朔方河西等軍節度靈威雄警甘肅等州觀察處置管內營田押蕃落溫池推稅等使福之是拜蓋重誨嫉而出之福泣而辭之明宗宣重誨別與商議重誨奏曰臣累奉聖旨令與康福一事今福驟

升節鎮更欲何求況已有成命難于改移明宗不得已
謂福曰重誨不肯非朕意也福辭明宗曰朕遣兵援助
勿過憂也因令將軍牛知柔領兵送赴鎮行次青岡峽
會大雪令人登山望之見川下煙火吐蕃數千帳在焉
寇不之覺因分軍三道以掩之蕃衆大駭棄帳幕而走
殺之殆盡獲玉璞羊馬甚多到鎮歲餘西戎皆款附改
賜福耀忠匡定保節功臣累加官爵福鎮靈武凡三歲
每歲大稔倉儲盈羨有馬千駟因為人所譖安重誨奏

曰累據使臣所言康福大有寶貨必負朝廷明宗密遣人謂曰朕何負于卿而有異心耶福奏曰臣受國重恩有死無貳豈願負于聖人此必讒人之言也因表乞入覲不允及再上章隨而赴闕移授彰義軍節度使又轉邠州檢校太傅清泰中移鎮秦州加特進開國侯充西面都部署高祖受命就加檢校太尉開國公未幾又加同平章事及移領河中加兼侍中以天和節入覲改賜輸忠守正翊亮功臣加開府儀同三司增食邑至五千

戶實封五百戶久之受代歸闕天福七年秋卒于京師
年五十八贈太師謚曰武安福無軍功屬明宗龍躍有
際會之幸擢自小校暴為貴人每食非羊之全髀不能
飫腹與士大夫交言懽無所別在天水日嘗有疾幕客
謁問福擁衾而坐客有退者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
之遽召言者怒視曰吾雖生于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
為爛奚因叱出之由是諸客不敢措辭復有末客姓駱
其先與後唐懿祖來自金山府因公讌福謂從事輩曰

駱評事官則卑門族甚高真沙陀人聞者竊笑焉子三人長曰延沼歷隨澤二州刺史次曰延澤延壽俱歷內職焉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少時以軍卒得隸唐明宗麾下彥威性善射頗諳兵法明宗愛之累歷藩鎮彥威常為衙將所至以謹厚見稱明宗入立秦王從榮鎮鄴都以彥威為護聖指揮使從榮判六軍彥威入司禁衛遙領鎮州節度使高祖即位尤倚彥威即拜為北京留

守加同平章事

通鑑彥威入朝上曰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

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奏之深稱朕意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上悅移

鎮宋州是時何決滑州命彥威集丁夫塞之彥威出私

錢募民治隄隄成滑人賴之遷西京留守歲饑彥威開

倉廩賑饑有犯法者皆寬貸民免于流散彥威之力也

旋丁母憂哀毀過制少帝與契丹構釁授彥威北面行

營副都統彥威悉率家財佐軍人稱其忠開運中卒贈

太師彥威與太妃為同宗少帝以舅事之彥威未嘗自

以為言及卒太妃與少帝臨喪人始知為國戚聞者益重其人焉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丘人也唐潞州節度使抱真之後曾祖融祖毅父矩皆不仕周年十六為內丘捕賊將以任使自負時河朔羣盜充斥南北交兵行旅無援者不敢出郡邑有士人盧岳家于太原攜妻子囊橐寓于逆旅進退無所保唯與所親相對流涕周憫之請援送以歸行經西山中有賊夜于林麓間俟之射盧岳中其馬周

大呼曰爾為誰耶賊聞其聲相謂曰李君至此矣即時
散走岳全其行裝至于家周將辭去岳謂周曰岳明歷
象善知人子有奇表方頤隆準眉目疎朗身長七尺乃
將相之材也河東李氏將有天下子宜事之以求富貴
周辭以母老而歸既而梁將葛從周拔邢洺唐武皇麾
兵南下築壘于青山口周向背莫決因思盧岳之言乃
投青山寨將張污落武皇賞之補萬勝黃頭軍使武皇
之平雲州莊宗之戰栢鄉周皆有功遷匡霸都指揮使

莊宗入魏率兵屯臨河陽劉所至與士伍同甘苦周尤善守備一日奔母喪以他將伐之既出則其城將陷莊宗即遣追之使墨繚從事會莊宗北征周與寺人焦彥

賓守楊劉城

九國志焦彥賓傳彥賓字英服滄州清池人少聰敏多知畧事武皇尤所委信及莊

宗即位遷左監門衛將同正四方館使出護邢州軍梁將王彥章以數萬衆攻之

周日夜乘城躬當矢石使人馳告莊宗請百里趨程以紓其難莊宗曰李周在內朕何憂也遂日行二舍不廢畋獵既至士衆絕糧三日矣及攻圍既解莊宗謂周曰

微卿九拒之勞諸公等為梁人所擄矣同光中歷相蔡
二州刺史及蜀平授西川節度副使天成二年春遷遂
州兩使留後尋正授節旄未幾受代歸闕三年秋出為
邠州節度使會慶州刺史竇廷琬據城拒命周奉詔討
平之長興清泰中歷徐安雍汴四鎮所至無苛政人皆
樂之高祖有天下復鎮邠州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侍中
及罷鎮赴闕會少帝幸澶淵以周累朝耆德乃命為東
京留守車駕還京授開封尹及遘疾夢焚旌旗鎧甲因

自嗟嘆上章請退尋卒于官時年七十四詔贈太師陪葬于明宗徽陵之北

張從訓字德恭本姑臧人其先迴鶻別派隨沙陀徙居雲中後從唐武皇家于太原從訓遂為太原人祖君政雲州長史識蕃字通佛理父存信河東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武皇賜姓名眷同親嫡前史有傳天福中贈太師中書令追封趙國公從訓讀儒書精騎射初為散員大將天祐中轄沙陀數百人屯壺關十餘歲節度使李

嗣昭委遇之莊宗與梁人相拒于德勝口徵赴軍前補
充先鋒遊奕使俄轉雲捷指揮使檢校司空賜名繼鸞
從諸子之行也明宗微時嘗在存信麾下為都押牙與
從訓有舊及即位授石州刺史復舊姓名歷憲德二州
刺史高祖之鎮太原也為少帝娶從訓長女為妃清泰
初授唐州刺史三年高祖舉義從訓奉唐末帝詔徵赴
行在分領鄉兵次于團栢谷兵敗宵遁潛身民間高祖
入洛有詔搜訪月餘乃出焉及見戚里之故深加軫惻

尋授絳州刺史檢校太保在任數年天福中卒于官年五十二少帝以后父之故超贈太尉弟從恩仕皇朝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卒

李繼忠字化遠後唐昭義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嗣昭之第二子嗣昭唐書有傳繼忠少善騎射從父征討有功莊宗乎制授檢校兵部尚書充感義馬軍指揮使改潞府司馬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充安義都巡檢使天成中自北京大內皇城使轉河東行軍司馬入為右驍衛將

軍未幾授成德軍司馬加檢校司徒高祖即位二年三月授沂州刺史加檢校太保尋移棣州刺史繼忠舊苦風痺皆辭以地遠乃授單州刺史仍加輸忠奉國功臣三年入為右神武統軍四年三月出領隰州七年八月移刺澤州開運元年復入為右監門大將軍三年秋以疾卒于東京年五十一始繼忠母楊氏善治產平生積財鉅萬及高祖建義于太原楊已終繼忠舉族家于晉陽時以諸軍方困契丹援兵又至高祖乃使人就其第

疏其複壁取其舊積所獲金銀紈素甚廣至于巾履瑣屑之物無不取足高祖既濟大事感而奇之故車駕入洛繼忠雖有舊恙連領大郡皆楊氏之力也

李頊陳州項城人即河陽節度使兼侍中罕之子也罕之梁書有傳唐光啓中罕之與河南張全義為仇交相攻擊罕之兵敗北投太原武皇以澤州處之罕之將赴任留頊為質焉時莊宗未弱冠因與頊遊處甚相昵狎光啓初罕之自澤州襲據潞州送款于梁武皇以頊父

叛將殺之莊宗密與駿騎使逃出境頃遂奔河南梁祖
以其父子歸已委遇甚厚天福中梁祖自鳳翔送唐昭
宗歸長安留軍萬人命姪友倫與頃總之以宿衛為名
及梁祖逼禪累掌禁兵倚為肘腋庶人友珪立授頃檢
校尚書右僕射右羽林統軍梁末帝之誅友珪頃預其
謀尋歷隨州刺史復為右羽林統軍同光初莊宗入汴
召頃見之莊宗忻然授衛州刺史加光祿大夫校太
保明宗朝授行州刺史長興中檢校太傅右神武統軍

高祖即位之二年加特進檢校太尉右領軍衛上將軍
三年進封開國伯五年遷左領軍衛上將軍尋以病卒
年七十制贈太師頃性溫雅不暴虐凡刺郡統衆頗有
畏愛及卒人甚惜之子產弼在太原日因頃走歸梁朝
武皇怒下蠶室加重腐之刑後籍于內侍省卒焉

周光輔太原人後唐蕃漢馬步總管幽州節度使德威
之長子也德威有傳在唐書光輔年甫十歲補幽州中
軍兵馬使有成人之志德威以牙軍委之麾下咸取決

馬及長體貌魁偉練于戎事父卒授嵐州刺史從莊宗
平梁遷檢校尚書左僕射汝州防禦使仍賜協謀定亂
功臣天成初移汾州四年入為右監門衛大將軍長興
清泰中歷陳懷磁三郡繼加檢校司徒高祖即位授蔡
州刺史歲餘卒于郡時年三十五贈太保光輔以功臣
子歷數郡皆無濫政竟善終于官雖享年不永亦可嘉
也光輔有弟數人光貞歷義乾二州刺史入為諸衛將
軍光遜繼為蔡州刺史光贊任青州行軍司馬及楊光

遠叛滅貶商州司馬會赦徵還尋卒于家

符彥饒唐莊宗朝蕃漢總管存審之第二子也存審唐書有傳彥饒少驍勇能騎射唐天祐十五年冬莊宗與梁大戰于胡柳陂彥饒與弟彥圖俱從其父血戰有功莊宗壯之因用為騎將同光中以功授曹州刺史明宗即位改刺沂州天成中屯守梁園會起軍北戍塞下時有偏校以宣武乏帥迫彥饒為之彥饒給許其請明日殺為惡者奏之時人嘉其方畧長興中為金州防禦使

為政甚有民譽其後畧遷節鎮天福初為滑州節度使
累官至檢校太傅二年七月范延光據鄴都叛朝廷遣
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率騎軍三千屯于州之開
元寺一日彥饒與奉進因事忿爭于牙署事具奉進傳
中是時奉進厲聲曰爾莫是與范延光同及耶拂衣而
起彥饒不留帳下介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奉進從騎散
走傳呼于外時步軍都校馬萬次校盧順密聞奉進被
害即率其部眾攻滑之子城執彥饒以出遣裨校方大

拘送闕下行及赤岡南高祖遣中使害于路左

羅周敬字尚素鄴王紹威之第三子也紹威梁書有傳周敬幼聰明八歲學為詩往往傳于人口起家授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梁乾化中以兄周翰節制滑臺卒于官乃以周敬繼之命為兩使留後尋正授旄鉞時年十歲未幾改授許州節度使繼加檢校尚書左僕射踰三年徵授秘書監檢校司空駙馬都尉尚梁普安公主旋移光祿卿莊宗即位歷左右金吾大將軍初唐天祐中

紹威嘗建第于洛陽福善里及莊宗入洛以梁租庸使
趙巖宅賜明宗同光中明宗在洛以趨內稍遠乃召周
敬議易其第周敬諾之後明宗即位一日夢中見一人
儀形瓌秀若素識者夢中問曰此得非前宅主羅氏子
及寤訪其子孫左右對曰周敬見列明廷召至果符夢
中所見明宗謂侍臣曰朕不欲使大勲之後久無土地
因授同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長興中入為左監門衛
上將軍四遷諸衛上將軍天福二年卒時年三十二贈

太傅

鄭琮太原人也始事唐武皇為五院軍小校屢有軍功
莊宗在河上為馬步都虞候戎伍之事一覩不忘凡所
詰問應答如流故所在知名唐同光末從明宗伐魏州
時軍情有變明宗退守魏縣未知趨向安重誨將徵兵
于四方琮在帳前歷數諸道屯軍及主將姓名附口傳
檄相次而至明宗即位嘉其功授防州刺史秩滿父老
請留三年授左羽林統軍唐長興二年二月出刺武州

高祖即位復居環衛久之以俸薄家貧鬱鬱不得志天
福中以疾終于官贈司徒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十一

舊五代史卷九十一

舊五代史卷九十一攷證

晉列傳六房知溫傳及末帝即位知溫憂甚 案歐陽
史作愍帝出奔知溫乘間有窺覷之意與是書微異
建立傳以太子少保致仕 案通鑑作以太傅致仕
歐陽史從是書

康福傳靈武兵馬留後韓潯 韓潯通鑑歐陽史俱作
韓洙弟澄

福鎮靈武凡三歲每歲大稔倉儲盈羨有馬千匹因為

人所譖安重誨曰累據使臣所言康福大有寶貨必負朝廷 案靈武受代康福領節度在天成四年次年為長興元年安重誨討蜀二年賜死是康福之任靈武甫匝歲而重誨已去朝再期而賜死矣此傳云福鎮靈武凡三歲每歲大稔重誨奏其必負朝廷疑有舛誤歐陽史仍是書之舊

安彥威傳彥威入司禁衛遙領鎮州節度使 案歐陽史作遷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指揮使

李周傳 案是書莊宗紀作李周明宗紀作李敬周蓋
本名敬周入晉後避諱去敬字是書雜采諸書未及
改歸畫一通鑑與是書同

張從訓傳為少帝娶從訓長女為妃 案宋史張從恩
傳晉祖鎮河東為少帝娶從恩女今攷五代會要及
是書本紀俱作從訓疑宋史係傳聞之訛

舊五代史卷九十一攷證